

皇家藏本

菜根譚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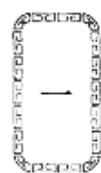


中國戲劇出版社



第四卷 目录

道乃公正无私 学当随时警惕·····	(689)
信人示己之诚 疑人显己之诈·····	(690)
春风育物 朔雪杀生·····	(695)
善根暗长 恶损潜消·····	(703)
厚待故交 礼遇衰朽·····	(705)
君子以勤俭立德 小人以勤俭图利·····	(706)
学贵有恒 道在悟真·····	(708)
律己宜严 待人宜宽·····	(710)
为奇不为异 求清不求激·····	(713)
恩宜自薄而厚 威须先严后宽·····	(714)
心虚意净 明心见性·····	(717)
人情冷暖 世态炎凉·····	(719)
慈悲之心 生生之机·····	(722)
勿为欲情所系 便与本体相合·····	(723)
无事寂寂以照惺惺 有事惺惺以主寂寂·····	(728)
明利害之情 忘利害之虑·····	(731)
操持严明 守正不阿·····	(733)
浑然和气 处事珍宝·····	(736)
诚心和气陶冶暴恶 名义气节激励邪曲·····	(738)
和气致祥瑞 洁白留清名·····	(739)
庸德庸行 和平之基·····	(740)
忍得住耐得过 则得自在之境·····	(742)
心体莹然 不失本真·····	(751)
忙里偷闲 闹中取静·····	(752)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子孙造福·····	(754)
为官公廉 居家恕俭·····	(758)
处富知贫 居安思危·····	(760)
清浊并包 善恶兼容·····	(769)
勿仇小人 勿媚君子·····	(771)
疾病易医 魔障难除·····	(779)
金须百炼 矢不轻发·····	(784)
宁为小人所毁 勿为君子所容·····	(786)
好利者害显而浅 好名者害隐而深·····	(793)
忘恩报怨 刻薄之尤·····	(798)
谗言如云蔽日 甘言如风侵肌·····	(803)



戒高绝之行 忌褊急之衷	(808)
虚圆立业 儆事失机	(809)
处世要道 不即不离	(812)
老当益壮 大器晚成	(814)
藏才隐智 任重致远	(815)
过俭者吝嗇 过让者卑曲	(817)
喜忧安危 勿介于心	(818)
宴乐、声色、名位 三者不可过贪	(820)
乐极生悲 苦尽甘来	(824)
过满则溢 过刚则折	(828)
冷静观人 理智处世	(833)
量宽福厚 器小禄薄	(835)
恶不可即就 善不可即亲	(842)
躁性儆事 和平微福	(844)
酷则失善人 滥则招恶友	(845)
急处站得稳 高处看得准 危险径地早回头	(848)
和衷以济节义 谦德以承功名	(857)
居官有节度 居乡敦旧交	(859)
事上敬谨 待下宽仁	(863)
处逆境时比于下 心怠荒时思于上	(864)
不轻诺 不生嗔 不多事 不倦怠	(865)
读书读到乐处 观物观人化境	(868)
上智下愚可与论学 中才之人难与下手	(873)
守口须密 防意须严	(874)
责人宜宽 责己宜苛	(875)
幼不学 不成器	(880)
不忧患难 不畏权豪	(885)
浓天淡久 大器晚成	(887)
静中见真境 淡中识本然	(889)
言者多不顾行 谈者未必真知	(891)
无为无作 优游清逸	(892)
春色为世间之装饰 秋气见天地之真吾	(893)
世间之广狭 皆由于自造	(896)
乐贵自然真趣 景物不在多远	(898)
心静而本体现 水清而月影明	(899)
天地万物 皆是实相	(902)
观形不如观心 神用胜过迹用	(903)
心无物欲乾坤静 坐有琴书便是仙	(905)
欢乐极兮哀情多 兴味浓后感索然	(908)
知机其神乎 会趣明道矣	(909)
万象皆空幻 达人须达观	(911)

道乃公正无私 学当随时警惕

【原文】

道是一种公众物事，当随人而接引；学是一个寻常家饭，当随事而警惕。

【译文】

人生的道理就像一条大马路，人人都可以走，人人都必须走，所以应该顺着人性去引导；作学问就像每个人吃家常饭那样普遍，因而应该随着事物的变化留心观察和提高警惕。

【解说】

想起来可笑，几位末世帝王，多疾病罪孽均沾。像咸丰帝体虚而暴卒于热河，而这时圆明园里的余烟尚未尽熄呢。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在平时积一分福德，保一个健康躯体，做一个替日后打算的事情，方可避免将来后悔。正如储蓄广告所宣称的好样：“少时多积钱，老来有厚福。”

【例解】

恪守宪律法 臣期不奉诏

唐代元和年间，恪守宪律公推第一人的就是御史中丞薛存诚。宪宗常言：“持宪无以易存诚”。当御史中丞缺人时，宪宗首先提到的人选就是薛存诚，并指名由他补任。

薛存诚（？-814），字资明，河东（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人。进士及第后，即踏入宦海，到了元和元年（806）已经升到御史中丞。薛存诚秉性平和，处事待物总是十分宽容。“于人无所不容”，但当官处理事情涉及原则时，却毫不妥协退让，与平时判若两人。

久留长安、郁郁不得志的司空、平章事于颀为求出任节度使，指使自己的儿子通过中介人贿赂“颇招权利”的枢密使梁守谦。元和八年（813），事情败露后，朝廷指派御史中丞薛存诚、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仪组成三司使追查。审查中他们发现此案牵连了一个法号鉴虚的僧人，此人自贞元以来即通过财帛交给权幸，接受方镇赂遗，招权弄事，厚自奉养，赃秽恶名远播内外。但由于他倚靠势焰熏天

的宦官，背景大，根子深，所以虽然为非所歹，官吏不敢将他绳之以法。此时因涉嫌于顷、杜黄裳行贿事下狱。薛存诚借机彻底追查鉴虚行贿受贿的罪证。最后查得他受赃贿数目竟高达数十万，依律必须处以死刑。闻听此讯的权贵要都争先恐后地轮番到宪宗面前为他求情保驾。宪宗碍不过众人情面，下诏命薛存诚释放鉴虚，但薛存诚却抗诏命，表示绝对不释放鉴虚。宪宗是嘉赏他敢于执正不回，二驳诏敕，方奖擢他出任中丞，所以他是深知存诚秉性的。

宪宗知道，虽然自己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明目张胆地让薛存诚屈法放人，也是办不到的；于是第二天，又令中使到御史台，传宣圣旨：“朕要此僧面诘之，非赦之也”。打着皇帝要亲自审讯的旗号，想以此骗存诚放人。但薛存诚早已窥悉此一套把戏的真实意蕴，当即草拟了一篇奏章让传宣圣旨的中使带给宪宗。他开宗明义地说：“鉴虚罪款已具。”实际是向宪宗点明既然案犯已经招供，证据确凿，根本无需烦劳皇上亲讯、颇有点戳破托词的味道。但作为臣子不能公然折辱圣上，因此在奏章中他又退了一步，指出即便此举有必要，他可以为人送到内廷，但希望圣上“非赦之”的保证不要成为空话。在附奏中薛存诚义无反顾地写道：“陛下若召而赦之，请先杀臣，然后可取。不然臣期不奉诏”。宪宗亦是一代明君，臣子宁可冒犯圣上也要坚持守法的坚决态度令他怦然心动，一点也不为自己的托词被戳穿而恼怒，反而对薛存诚的守法大加叹赏。当年三月，鉴虚被杖决处死，所有财产均被没收。

一位平日恂恂的谦谦君子竟有如此胆识气魄，真是令人击节叹赏。

信人示己之诚 疑人显己之诈

【原文】

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矣。

【译文】

一个肯信任别人的人，虽然别人未必全都是诚实的，但起码自己先作到了诚实；一个常怀疑别人的人，别人虽然未必都是虚诈，但是最少自己已经先成为虚诈的人。

【解说】

真诚待人，在于自己是不是已付出真诚之心，而不在于别人是否也真诚，或是别人的反应如何等。

拿出自己的真情，去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养生之要务。由于每个人的内心

都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所以，一个人拿出自己的真情去对待别人，也会同样获得别人的真情，这样，自己内心的情感活动，受到了外来的生命信息的调节，心理也由此而达到平衡。

但是，自己若不真诚地对待别人，别人就对你产生不信任的心理，这是一种防备的行为，他所发出的生命信息，将迫使你受到很大的心理压力，这将会影响着你对自我情感的调控。可见，我们只有真诚地待人，才能消除别人对自己的压迫感觉。自己先做到了真诚，别人也因消除了那种压迫感觉，那他自会敞开心扉了。

持疑心的人，给自己心头蒙上了阴影。他怀疑别人，就意味着拒绝与别人接近。这种行为，缘于他心怀自危，感到不安全，似乎别人要伤害于己。于是，为顺应这种心理，他就采取怀疑的态度对待别人。这是对健康不利的行为，由于他自己保持高度的紧张，所以他总是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又心神不定，以至严重地影响了生活。

另一方面，他怀疑别人，而这种心理显现在外是小心慎微，神情紧张，或神经质的举动，同时他的这些动作，也引起了别人的警觉，那么，别人同样会调整心理对应这种情形，这便又反过来对其人产生了心理压力。所以，怀疑别人的，首先是将自己搞得紧张起来，再者别人反过来给他增加的心理负担，使他饱受内外两方的压力。

【例解】

滴水之恩 涌泉之报

晋国卿大夫赵盾到都城的路，在一株弯曲的桑树下面见到一个饿得昏厥过去的武士。他忙停下车子，唤人取出食物调好后送到他的口中，接连几口武士渐渐苏醒过来。赵盾怜悯地问他：“你为什么饿到如此地步？”武士说：“我是都城当差的，这次办公务所带的回途粮食吃完了，我耻于沿途乞食，又憎恶偷窃的行为，所以落得如此窘状。”

赵盾很敬佩他的品行，又吩咐家臣取出两块干肉给他。武士拜而受之，但留着不吃。赵盾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讲：“家里还有一位老母，打算把美食送给她老人家吃。”

赵盾说：“你先吃了吧，我还会给你带回去食物的。”

于是赵盾又唤家臣取来二串干肉相赠，临别还送给他一百枚钱币。

两年以后，赵盾理政有方，威望也高，引起晋灵公的忌讳和不满。这天灵公假借饮酒为名，在厅内埋伏士兵刺杀赵盾。席间灵公亲自为赵盾把盏，赵盾发觉灵公

一反常态，知其有诈，便中途借故出厅而去。灵公久候不见赵盾，急令埋伏在厅内士兵追赶赵盾。其中有个将士出宫追得特别急，先于其他士兵追上赵盾。然而，他非但不杀赵盾，却要赵盾用他的车子离去，由他阻击后面的追兵。

赵盾对此义举十分感激，问他的姓名。他避退让路，恭敬地说：“事至此不必再问姓名，只要知道当年饿倒在老桑下的武士就行了。”

追兵迫近，他义无反顾地去迎战。

真诚地对待别人，别人也给以真诚的回报。

用人重小节 险失忠良将

汉文帝时，匈奴常常入侵，使得汉朝北部边疆的社会治安出现极度混乱状态，百姓整天心惊肉跳，无心从事农业生产。汉文帝也多次派出军队抗击匈奴，但终因匈奴兵强悍凶猛而失败，所以汉文帝又令边塞居民高筑关塞，可依然挡阻不住。

面对这种情况，汉文帝忧心忡忡，他常常慨叹，如果现在自己手下能够有像廉颇、李牧那样的大将多好啊，那就用不着自己再发愁抵抗不住匈奴的进攻了，说不定还能向塞北开疆拓土呢？只可惜现在的手下将领一个个好象白吃饭似的，见了匈奴军队还没交锋便想逃了，真是没用！

一天，汉文帝在和郎署长冯唐聊天的时候又说起了这个话题，冯唐一听，心里感觉很不舒服。冯唐从年轻时便一直在塞北守边，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汉朝廷好像忘记了他这么个守边将士似的，一直没有提拔他。直到他六十多岁才调到朝廷任郎署长。一生戎马生涯的冯唐对大汉朝廷自然有自己的看法。今天又一听文帝慨叹没有廉颇、李牧那样的大将，便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恐怕现在即使有廉颇和李牧在，陛下也不会重用吧？！”

“此话怎讲？”汉文帝奇怪地问。在汉文帝的心目中，冯唐一直是一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老将，多少年如一日，为大汉立下了功劳，实在是辛苦，所以现在调他为郎署长。

冯唐说：“我听说上古时代帝王派遣将军出征时，总是嘱咐将军在外指挥作战一定要灵活机动，敢作主张，不必缩手缩脚，未必一切事都必须预先请示。这是因为战争变化莫测，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果断的处理问题，才不至于贻误战机。将军在外，该赏的赏，该罚的就罚，该杀头的就杀头，回来以后再向皇上一同报告。这可不是随便说的，而是必须这样才能打仗。”冯唐说到本朝镇守云中的郡守魏尚很有李牧的风度。“可是对魏尚这样一个有点象李牧的人才，陛下是怎样使用的呢：只因为他上报斩获敌人的人头数与实际数相差了6颗，您就把他撤职，削爵，还判了刑。我这人愚笨，看法不一定对，我总觉得陛下施赏太轻，行罚太重，对人不大

放心。对魏尚这样的镇守边防的大将，应该给以威权，充分信任，他才可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守边御敌。而您所作的恰恰相反，用人优柔寡断，用而有疑，所以我说您就是有了廉颇、李牧这样的大将也还是不会用。”

汉文帝听了冯唐的话醒悟了，立即释放魏尚，重新任命他为云中郡守。

庞统相貌丑 孙权拒门外

三国时，孙权独霸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依借长江屏障，曾把曹操杀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从此不敢再冒然进犯。而刘备没有很强的势力和很大的地盘，并且一直赖在荆州不走，孙权也实在拿他没办法。孙权很能用人，并且十分喜欢潇洒能干之士，像周瑜英姿勃发，官拜水陆三军大都督，那是何等的威风。只可惜，周瑜气量太小，经不住诸葛亮用计几次折磨，终于一命呜呼，归天去了。孙权失去周瑜，如同失去左膀右臂，很是伤心。

孙权重重安葬完周瑜之后，又把周瑜的遗孤安顿好，这才回到宫中。此时鲁肃走进来，对孙权说：“我鲁肃是一个庸碌之才，承蒙大都督推荐，其实我实在是不称职啊！”

本来孙权的心情稍微好一点，经鲁肃一提周瑜，不觉又伤起心来。鲁肃一看，赶忙岔开话题，说：“我给主公再举荐一位能人。这人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谋略不比管仲、乐毅减色，用兵计策可以与孙武、吴起并称。往日大都督曾经好几次听从他的计策，连孔明也深深地叹服他的智谋。这个人现在江南，您何不重用呢？”

孙权一听，大喜，问道：“此人是谁？”

鲁肃说：“这人乃是襄阳人，姓庞，名统，字士元，道号凤雏先生。”

孙权说：“原来是他，我也早就闻其大名了。既然他现在在这儿，那您就领他来！”

庞统确是一位能人，但是长得确实有点粗糙，浓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他一直在襄阳家中闭门读书，但是胸中却装着天下。后来看到孙、刘、曹三家基本定位，所以才想着出来谋点事。恰好他与鲁肃、诸葛亮都是好朋友，所以先由鲁肃引见到东吴来见孙权了。

鲁肃领着庞统进来，孙权一看，心里说，这人怎么长得如此难看？于是心里便有几分不欣赏。孙权问道：“您平生所学，以什么为主呀？”

庞统回答说：“不必拘泥，随机应变？”

孙权又问：“你的才学，跟周瑜比起来如何？”

庞统笑着说：“我所学的，和周瑜比起来大不相同。”

孙权平时最欣赏的就是周瑜的风流倜傥、潇洒帅气的风姿，更加上周瑜又刚刚

去逝，所以心中又加几分怀念，毕竟这样的帅才不可再得了！现在一听庞统之言，很是不把周瑜放在眼里，本来就对庞统不大欣赏的孙权更是不高兴了，他说道：“你先请回吧。如果有用得着你的时候，我再派人去请。”

庞统叹了一口气出去了。

鲁肃问孙权道：“您怎么不用庞士元？”

孙权说：“这么一个狂士，有什么能耐？”

鲁肃说：“破曹操时，他献连环计功劳很大。”

孙权说：“那是曹操自己把船连起来，并不是这个人的功劳。我发誓不再用他！”

张松诚投曹，貌丑险丧命

三国时，在刘璋手下有一能人，名叫张松，为益州别驾。此人生得额馒头尖，鼻偃齿露，五短身材，声若铜钟。

有一次，张鲁率兵攻打西川，刘璋急得要死，因为自己的兵将不可能抵挡得住张鲁的猛烈进攻。正在这时，张松出主意说，可以去联络曹操，让曹操去攻打张鲁，这样一来，张鲁便会忙于保卫自己的地盘而不能再攻打西川了。刘璋一听，十分高兴，便派张松赶快出发。其实张松的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他想，你刘璋懦弱无能，一有来敌，便不知所措，没有一点英雄之气，哪像汉丞相曹操啊！所以张松出发之前就画了一张西川的全貌图，把一些道路、关隘、府库、钱粮等地点全都标得仔仔细细，想着如果曹操真能识人的话便把此图献给他，这也就等于拱手献上了一个西川。

张松来到许都之后，每天都去丞相府等候着求见曹操，可是曹操却是每天宴饮，并不接见。一直等了三四天，曹操才命人把张松叫进去。曹操一看张松长得这么丑陋，心中便有了几分不高兴，便问道：“你的主人刘璋为什么连年不进贡啊！”

张松回答道：“因为路途上有盗贼。”

曹操一听，喝斥道：“我已经把中原之地全都扫荡平了，还有什么盗贼呀？”

张松说：“我们南有孙权，北有张鲁，西有刘备，他们至少每人也拥有十万军队，这怎么能称上是太平呢？”

曹操一看这么丑陋之人竟还敢冲撞自己，便怒气冲冲地一拂袖子回后堂去了。

旁边的人都责怪说：“你到相府来，不就是为了完成使命吗？为什么还要出言冲撞丞相呢？这么不懂礼节。幸亏丞相看着你是远道而来的面子上，不怪罪你。你还是快走吧！”

张松一见曹操如此蛮横霸道，也无心再给他说什么，碰巧在门口遇到杨修。杨

修知道张松有能耐，便进去劝说曹操。曹操说：“此人面貌丑陋，有何能耐？”杨修说：“他很有辩才，并且能够过目不忘。”曹操说：“那好吧，明天让他来看看我的军威，开开眼。”

第二天，张松随曹操来到西教场。只见旌旗招展，一片杀机。曹操对张松说：“我的部队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张松回答说：“以前在濮阳战吕布、宛城战张绣、赤壁遇周瑜、华容逢关羽，这都是战无不胜吗？”曹操一听，大怒，说道：“你怎敢揭我的短处，推出去斩了。”幸亏杨修劝说，张松才保住一条性命。

张松怀揣着西川地图，悻悻地离开曹操，投奔刘备去了。

春风育物 朔雪杀生

【原文】

念头宽厚的如春风煦育，万物遭之而生；念头忌刻的如朔雪阴凝，万物遭之而死。

【译文】

一个胸襟宽宏忠厚的人，就好比温暖的春风化育万物，能给一切具有生命的东西带来生机；一个胸襟狭隘刻薄的人，就好比寒带阴冷凝固的白雪，能给一切具有生命的东西带来杀气。

【解说】

温暖的春风人人欢迎，寒冷的冰雪人人讨厌。一个心胸狭窄刻薄尖酸之人，任何人都不愿意接近他。反之，一个气度恢宏待人宽厚的人，任何人见了都愿意接近他。待人宽厚先要自己胸怀宽厚。一个人，如果对事件把握通透，对生死利害洞若观火，对人性的优点弱点了然于胸，对自己处理世俗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对世人情豁达大度，这种人就往往带有三分侠气。和这种人在一起，默契，愉快，如沐春风。遇到什么问题也不妨和他商量解决。与此相比，一个狭隘刻薄之人，明显的是表面自以为是，实则对自己信心不足，或不通人情，只认死理，缺乏历练，不够成熟。

【例解】

王振弄权势 朝中结朋党

明朝的宦官王振权势炽热时，许多官僚都前来巴结贿赂，以求高升。

明正统初年，宦官王振的势力虽然有所增长，但由于受到张太后和三杨的限制，还没有达到擅权的程度。

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病死，七年（1442年）张太后离开人世，八年（1443年）杨士奇死。“三杨”之中只剩下杨溥在朝，但年老多病，无力过问政事。新选入阁的马愉、曹鼐等资浅势轻，难以左右朝中局势。英宗虽然年长，但无主见，事事依从王振。这就为王振擅权打开了方便之门。

王振见掌握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毫不手软，立即跑到前台，把朝中大权一把夺了过来，正式开始了专擅朝政的生涯。

首先，王振摘去朱元璋时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肆无忌惮地管起国政来。接着大兴土木，役使军民在皇城内建造不亚于皇宫的府第。又修建智化寺，为他祝福。

王振控制朝政以后，为了护大自己的势力和显示自己的威风，大搞结党营私和排斥异己的活动。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时间，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

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高升。有位工部郎中，名叫王鞬，最会阿谀逢迎。一天，王振问王鞬说：“王侍郎，你怎么没有胡子？”王鞬无耻地回答说：“老爷你没有胡子，我怎么敢有。”一句话说得王振心里甜滋滋的，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徐胸和王文亦因善于谄媚，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王振还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僉事。又把死心塌地依附于自己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安插在各个重要部门。谁要向他贿赂，也会得到提拔和照顾。福建有位参政宋彰将数以万计的贪污官银送给王振，立即被提拔为布政使。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恶徒施暴力 政法显无力

弗兰基·耶尔成了美国黑手党这个犯罪辛迪加的第二代教父，他威风凛凛、权

势炙手，各地的黑手党组织都要按照他的旨意行事，黑手党所插手的一切罪恶，诸如赌博、毒品、勒索、卖淫等，都严格地依循教父的意愿，被划分成一个个势力范围，整个帝国就像一部运转有序的机器，而这机器的开关，就掌握在耶尔本人的手里。如果有谁妄想改变这部机器的现状，他将成为医院停尸房的最佳人选。

耶尔踌躇满志、春风得意。

但是他忘了，黑手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了血腥的罪恶史，这部历史只承认暴力，只承认那些最善于运用暴力去无情杀戮的人，而这些人是从不会顾及自己的枪口对着的是些什么人物的，哪怕你是什么教父。

很快，耶尔成了他自己所倡导的这种暴力的又一个牺牲品。

他的对头正是在圣诞节血劫中为他冲锋陷阵的那个芝加哥杀手卡彭。

最初的矛盾是由黑手党芝加哥分部头领人选的确定这件事引起的，卡彭想请耶尔利用他黑手党全国主席的权威，任命卡彭手下的一个心腹去担任，但耶尔却不以为然，似乎忘记了卡彭曾经出过的大力气。

此外，卡彭的势力范围也受到了耶尔亲信的侵犯，他所贩运的私酒在通过耶尔直接管辖的地区时，屡屡被人劫持。卡彭派出密探法尔西去调查，发现这是在耶尔的默许下发生的。卡彭暴跳如雷，而通风报信的法尔西却被耶尔的心腹暗杀了，他的死相惨不忍睹，6颗达姆弹把他的脸全都打烂了，就像一块被许多只穿着钉鞋的大脚踩过意大利比萨饼。

卡彭忍无可忍，开始策划一场直接针对耶尔的暗杀，并决心让这场暗杀比耶尔曾经导演过的任何一场暗杀都要精彩，更恐怖，更富有戏剧性。

这场暗杀至少用了一年的时间来筹备，连它的直接实施阶段，也花费了一个星期。

1929年6月24日在暗杀行动的一个星期前，卡彭开始召集杀手，一共是4个人，他们是斯卡利斯、安塞尔米、伯克和吉巴尔迪，全都是枪法娴熟性情冷酷的家伙。

卡彭十分豪华地款待了他的客人们两天两夜。从日出到日落，他们在游泳池里游泳，沐浴着温暖的佛罗里达阳光；在夜晚，卡彭请这几个小伙子去夜总会，然后安置他们和来自夜总会歌舞团妖娆的舞女们一起上床。

在6月26日星期二的上午，斯卡利斯、安塞尔米、伯克和吉巴尔迪坐着卡彭的防弹劳斯莱斯到了迈阿密的铁路车站，在那儿，他们登上了开往芝加哥的南线特快列车。

但是，当火车进入田纳西的诺克斯维尔站时，那四个人下了车，把他们沉重的行李带到了一个卖别克车的地方。在那儿，他们付了2040元现金买了一辆旧的、行驶里数很低的1926年产的黑色轿车。他们把行李放在后备箱里，径直向布鲁克

林开去。在那个星期六的深夜，他们住进了博塞特旅馆。

7月1日星期日。下午4点，弗兰基·耶尔正站在他卧室的梳妆镜前面，试图把头上那顶奶油色的巴拿马草帽歪到使他高兴的精确时髦的角度。他打扮得像要去参加复活节游行似的：一套轻薄的灰色亚麻夏装，白色的牛津鞋，右手中指上戴着一个4克拉的钻石戒指，那是阿尔·卡彭送的一件礼物。此外，他系裤子的皮带也是“疤脸”送给他的，皮带上的扣形装饰口是75个五光十色的钻石片。卡彭习惯于只把这样的皮带送给他非常敬佩的人。

耶尔把巴拿马草帽摆好后，从卧室向起居室走去，他妻子正在给他们周岁的女儿安杰利卡喂奶。

“嘿，露西”，耶尔叫道，“现在我要走了。你照顾你自己，好吗？”

“你什么时候回来，呃，弗兰基？”露西想知道。

“我想做的只是”，耶尔说，“开着我那该死的车走走，搞清还有什么毛病。你知道，我明天把它退回给商人去安那些该死的玻璃……”

耶尔几天前接到了这辆订购地1928年产崭新的深咖啡色林肯轿车的订货，但那个商人出了大错。他根据弗兰基把这辆车装上防弹装置的命令，为了在车体上装上一层厚的装甲挡板，在底特律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但是，一个细节却偏偏被忽略了：他们没有装上防弹玻璃。耶尔订于第二天一早把这辆车交还给那个商人，让他弥补那一疏忽。

耶尔坐在车上，走了几个街区，向第4大街和第65大街上的一家叫贝里奇的酒吧开去，他的司机兼保镖詹姆斯·卡波尼正驾驶着这辆崭新的1928年产的林肯。

“嘿，老板”，卡波尼说，“这辆车真是棒极了。除去窗户没装上防弹玻璃以外，我认为它完美无缺……”

“你可以说是对的，吉米”，耶尔说，“喝两杯后，我想开开它，看看开起来如何。

在酒吧，耶尔和卡波尼刚要了第二杯酒，电话便响了。酒吧招待接了电话。

“嘿，弗兰基，”酒吧招待说，“是找你的。”

电话另一头的声音短促而神秘：“露西出事了……赶快回家——”

“我妻子出什么事了？”耶尔惊恐万分地问。

“赶快回家来吧，马上。”打电话的人挂上了电话。

耶尔扔下电话，匆忙出了酒吧向他的车跑去。卡波尼紧随着他，问道：“弗兰基，出什么事了——你要去哪儿？”

“没事，吉米……我必须马上回家……你别紧张……我和你回头见……”

“嘿，老板！”卡波尼叫道，“让我给你开车——”

“不需要……我开得挺好……”

弗兰基·耶尔想在星期日下午检验他新车的计划失败了。现在，他正在回家的路上向纽厄特里奇街飞速行驶，他要赶回家去看看妻子出什么事了。如果他在慌忙中多长个心眼儿从酒吧往家里打个电话，他就会得知，他的妻子什么事都没有。但他接到那个电话时变得太紧张了，以至于所有感官都迟钝了。

但他并没有迟钝到在一个红灯前停下来时、没有注意到他身后的那辆黑色别克车的程度。那辆车本身可能不会像车上的人那样使耶尔不安：四个男人，两个在前，两个在后。

变灯以后，那辆别克车顽固地紧跟着他，耶尔脑袋里一定闪过了什么念头，那应该不难猜到。他很猛地拐过街角开上了第44街，以致险些失去了对这辆车的控制。

那辆别克车加了速，很快逼近了。

几秒钟之后，那辆别克车已在耶尔驾驶的那辆林肯车的旁边行驶了。前面，孩子们正在第44大街957号前面的街中间玩踢罐头盒游戏。突然，那些孩子看见两辆车正向他们冲过来。他们尖叫着匆忙从马路上逃到大街两侧便道上的安全地带。那两辆汽车从他们身旁飞驰而过。

孩子们的叫声引起了正在附近的一座私家花园聚会的女士们的注意，她们转过身来想看个究竟。那辆林肯车和别克车正面对西，突然，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那是一种正从别克车的前窗探出来的机关枪的枪筒中发生的爆炸。子弹打进林肯车的司机座一侧，开车的那个男人向前倾斜着。

与此同时，从别克车后座伸出的枪筒中喷出了另一阵响亮持续的爆炸气浪。在长长的枪筒扳机前加上了一根难看的圆形旋转弹膛发出的一种不祥的嗒嗒嗒声。

那是一支冲锋枪，在纽约黑社会的历史上，这样一种武器第一次被用于一场黑社会的残杀中。在那以前，冲锋枪只是在芝加哥匪帮之间的战斗中使用。

虽然那个星期日的下午，与弗兰基·耶尔的林肯车并肩而行的别克车中有四个杀手，但他们中谁用那支冲锋枪却毫无疑问。射出那些致命的子弹的人是“机关枪”杰克·麦古恩，他还是个19岁的少年名叫温琴佐·吉巴尔迪的时候，曾得到了不是别人、正是弗兰基·耶尔的提携，开始了他作为阿尔·卡彭匪帮中的杀手生涯。

随着耶尔倒在方向盘上，那辆林肯车失去了控制，血从他头上、脸上、脖子上和上肢的无数弹洞中涌了出来。汽车突然向右改变了方向，冲上了便道。

此刻，街上的那些孩子和正在花园聚会的女士们歇斯底里地尖叫着。那辆黑色的别克车向街角呼啸而来时根本就没有减速。传来轮胎发出的尖利刺耳的声音，那辆车向右一个急转弯，拐上了第9大街，不见了。

与此同时，那辆歪歪斜斜地疾驶的林肯车沿着花园旁的水蜡树行驶着，猛撞到923号住宅的石头门廊上，冲力使那辆车几乎完全转了一圈，撞到住宅正面的砖墙

上。汽车冲撞的力量把司机的门弹开了，弗兰基·耶尔那软弱无力的血淋淋的尸体被从车里弹射出来。它落在人行道上离花园中那些惊恐万分的妇人们不远的地方。

与弗兰基·耶尔那血淋淋的生涯和横死相比，他在7月5日星期四的葬礼毫不逊色。那是一个十分富丽壮观的葬礼，在后来，都没有别的黑社会的葬礼能与之相比。

那个把弗兰基·耶尔的遗体运往他最后的安息之地的价值1.5万美元的银棺材被放在一辆上面有一个台子的敞开的柩车上，从圣罗萨莉亚教堂运往圣十字公墓。

一层层的葬礼花圈环绕覆盖着棺材。另外的花圈被堆在23辆花车上。110辆新打过蜡的凯迪拉克高级轿车和250辆桥车组成了送葬行列，上面坐着在布鲁克林所有街道上为了这一葬礼而出动的悼念者。

布鲁克林商业区的博耶顿殡仪馆办理这一葬礼，该殡仪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把它办得简直就像一场国家元首的国葬，以至于自那以后，黑社会的所有重大葬礼都照着耶尔那令人无法忘怀的葬礼模式办理，当然，没有一个与它的规模相同，只是接近于它的感伤性而已。

一个特别的哀悼者丹尼·米汉的寡妇佩吉，她丈夫在床上她的身旁被打死的那个夜晚，她也被枪打中了。那个送葬人行列经过时，佩吉·米汉正站在第4大街和第6大街的街角上，她离开沿着便道排列着的人群，一头冲到街上，向那价值1.5万美元的棺材唾了口唾沫！

但是，也许最伤感的表演是由那个圆脸小伙子显示出来的，当棺材被放在防水密封的墓穴中时，他正站在墓旁。他眼睛里含满了泪水，嘴唇颤抖着，悲伤地盯着他为这棺材订制的花床上的那个缎带。上面写道：

我们会照应他们的，孩子……

那是一句复仇的誓言，其起源甚至早于黑手党的古老的 omerta 法规。但是这复仇的誓言是对谁发的呢？

或者说，当这个年轻人嘟浓着，“弗兰基，弗兰基，什么人怎么能对你做这件事……我不明白……这样一种损坏，这样一种耻辱，真令人悲伤……我想知道是谁对你干的这件事……”的时候，他是在提到谁呢？

站在他身旁那个粗壮的人也系着黑领带，套装短上衣的左袖上系着黑臂带，他向这个眼泪汪汪的哀悼者转过身来说：“我为这个可怜的伙伴感到难受……我的心都碎了。来，我们走吧。我受不了了……这对于我来说太难受了。”

阿尔·卡彭挽着圆脸的“机关枪”麦古恩的胳膊，领他走开了，他们后面紧跟着杀手弗雷德·伯克，约翰·斯卡利斯和阿尔贝特·安塞尔米，他们都为这庄严的场合穿着黑丧服。

阿尔·卡彭并没有接替被他杀死的耶尔所遗留下来的黑手党全国主席的职位。

他不需要这种树大招风、被千百万人虎视眈眈的虚衔，他更不想在下次王位争夺战中成为另一个牺牲品。

但他却是黑手党实际上的领袖，他的急剧膨胀的势力，使他成为无可争议的“无冕之王”。

甚至连联邦政府对这个新崛起的黑社会的沙皇也无力采取任何行动，当他们问卡彭他的收入是多少时，卡彭只是咧嘴一笑，他根本用不着为自己的黑色收入去缴纳一分钱的税金。

这个令黑白两道闻名生畏的疤脸匪魁究竟是何许人也？

其实，这个下流社会的非凡天才的出身，根本没有预示他将作为美国最臭名昭著的匪徒所达到的“光辉”顶点。这个 1899 年生于布鲁克林的家伙，只是一个意大利移民的后裔，他只念过四年的小学课程，就开始在流氓社会闯荡了。

但他具有一种才能，这种才能使他从一个街头上打群架的小痞子，一步一步爬到了后来的黑社会沙皇宝座上。

这种才能就是杀人。卡彭具有一个职业杀手所必须具备的一切素质，冷酷、嗜血、敏捷、强健。

他的第一次杀人就出手不凡，1920 年 5 月 11 日晚上，他在南瓦白什街 2126 号一家酒吧里，一枪就击毙了芝加哥黑手党的头目“大吉姆”。

其实名震四方的大吉姆本不应该如此简单地被这个初出道的小家伙送上西天的，但他过于相信卡彭了，因为卡彭是他刚刚提拔上来的“执法人”，卡彭枪膛里的子弹，本来是为他想要除掉的每一个人准备的，除了大吉姆本人。

但卡彭凑巧是那种不甘人下的家伙，他用六亲不认的冷酷，打碎了大吉姆的自信，也把自己杀手生涯的第一步描绘得十分出色。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更是大开杀戒，先后杀死了许多人，其中一个就是曾经嘲笑他性无能的黑道恶煞霍华德，那一次，向来被认为胆量有余、枪法欠准的卡彭，一反常例地把左轮枪里所有的 6 发子弹全都准确无误地打进了霍华德的脑瓜子。

双手沾满鲜血的卡彭终于成了芝加哥黑手党的一号人物，但他并没有因此止步，他喜欢甚至可以说是酷爱杀人，特别是当他因为染上梅毒而不能从女人那里获得快感之后，杀人便似乎已经成为他惟一的人生乐趣了。

令人不解的是，卡彭的许多次杀人罪行，都顺利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个杀人魔王，一次又一次地从法网的孔隙中钻了出去。

贼荣禄演戏 维新党喋血

荣禄（1836—1903），字仲华。满族瓜尔佳氏，正白旗人，是慈禧太后那拉氏

的内侄，摄政王载沣的外舅，以协助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镇压维新派而臭名远播。他在百日维新期间的丑恶表演，活灵活现地画出了一副口蜜腹剑的奸臣嘴脸。

光绪二十四年（1899）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推行变法，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极大的震惊与忌恨。六月十五日，慈禧太后为破坏变法和翦除光绪帝的羽翼，逼迫光绪帝下谕旨，将支持变法的帝党人物翁同龢免官回籍。同时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帅北洋三军。这样，京师及近畿的清军主力都落入荣禄的掌握之中。

当顽固派正在为眼前的胜利暗自得意弹冠相庆之际，荣禄却煞有介事地演出了一场悲悲切切的“送别”戏。他赠给削官免职将回籍的翁同龢许多银两，并拉着翁同龢的手失声痛哭，问他是什么原因得罪了皇上，落到这步田地，同情悲切之情溢于言表。观其所为，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荣禄是十分同情维新变法的新派人物呢。其实，荣禄的悲切是猫哭耗子假慈悲，洒下的只是几滴麻痹维新派欺骗世人的鳄鱼眼泪而已。当时，荣禄、慈禧太后等顽固派已经准备对刻意维新清除旧派的光绪帝及维新人士下毒手了。他们的既定阴谋是，在天津举行阅兵典礼，请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到天津去阅兵。待慈禧太后进入荣禄的兵营以后，立刻宣布废黜光绪帝，另立新君，然后再捕杀维新派。在这种杀机已了然在胸的情况下，荣禄却能假惺惺地来一出“送别”，其心之歹毒即可略见一斑了。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顽固派大臣怀塔布、杨崇伊等与荣禄有两次秘密接触。密谈内容极为保密，然而，从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完全可以证明荣禄已同这批顽固派核心人物商量好了对维新派的反扑。接着，荣禄便把他一手培植起来的董福祥军调到北京彰德门外的长辛店。这一行动，矛头直指光绪帝和维新派，实际上等于已经开动了政变的机器。

在荣禄等顽固势力的进攻和重压之下，光绪帝极为恐惧焦灼，连降两道密谕，要康有为等人密筹办法救驾。维新派作困兽之斗，派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袁世凯站在光绪帝一边助行新政，是想利用袁世凯的武卫右军跟荣禄对抗，并且提出派兵包围颐和园之议。结果，事情未成反被袁世凯出卖。荣禄在得到袁世凯的密报时，表演得颇为出色。他装成大惊失色的样子，连声喊冤说：“荣禄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然而在打发走了袁世凯之后，却连夜发专车赶往北京，直奔颐和园报告慈禧太后。

第二天，荣禄的一队卫兵囚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慈禧太后宣布再次训政，同时调兵遣将，捕杀维新派人士。四天后，就在谭嗣同等六人喋血菜市口之际，荣禄奉召入京，临行时还谎言要“誓以死保全皇上”。直至此，他仍不忘耍两面三刀的卑劣伎俩，可见其阴毒之至。

维新志士的鲜血，染红了荣禄的顶戴花翎。政变后不到两个月，荣禄便升任军